



新书秀场

《春夜》 蔡骏 著 作家出版社

作家蔡骏首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千禧年之交,文学少年蔡骏遇到神秘同龄人张海,蔓延出诡异的友谊与恩怨,同为春申厂工人子弟,秘密探索工程师遇害之谜,寻找消失的厂长,却目睹古老工厂灰飞烟灭。时光纷纷凋零,物是人非,两人在一场葬礼后重逢,拾回“把厂长捉回来”的执念,蔡骏在亡魂“托梦”指引下,带领一群退休老工人,春申厂的“遗老遗少”,开始跨越上海百年历史,大半个中国,乃至半个地球的惊心动魄的真相之旅……

《一色一生》 [日]志村福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志村福美是日本染织界的“人间国宝”,以使用草木染的线编织的细丝织物而闻名。作为日本国宝级的染织艺术家,今年96岁高龄的志村福美,是目前在世的唯一一位与柳宗悦、河井宽次郎等日本民艺运动家有过密切交往的大师,见证过一个辉煌的手工艺时代。这本自传性随笔集中,志村福美以诗性之眼,向读者展现她在染织道路上,对汲取大自然色彩最初的探索和思考,是了解这位染织大师和日本现代民艺的必读之作。

《为什么伤心的时候听慢歌》 [加]丹尼尔·列维廷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为什么我们会在伤心的时候想听慢歌,而在开心的时候想听快歌?为什么我们在听到国歌或者宗教歌曲的时候,会产生敬畏感?你有没有因为音乐品位的差异和父母有过争执,他们认为说唱简直是噪音,根本算不上音乐?你会不会在派对上因为喜欢同一位歌手,而对新认识的朋友顿生好感?加拿大知名的音乐人兼心理学家丹尼尔·列维廷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分析友谊、喜悦、安慰、知识、信仰和爱六类不同主题的歌曲,来厘清音乐在人身上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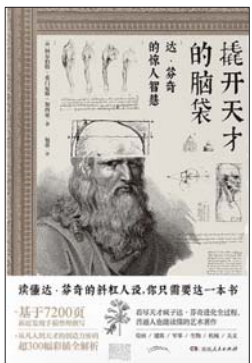
《发明男性气概》 [英]大卫·D. 吉尔默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性别是天生的,但性别特质也是人生来就具备的吗?男性生来就是大胆、勇猛而好斗的吗?男性天生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为什么说男人真的不容易?本书作者通过充分的人类学证据证明了男人并不是天生不同于女性的,后天的环境因素和文化影响是塑造男性气概的关键所在。为了群体的生存,为了个人受到认同,男人必须拥有一些气概特质,其中包括坚强勇敢、富有侵略性、禁欲等。

达·芬奇的斜杠人生

□乐倚萍

尽管达·芬奇的轶事和他的作品一样出名,少时却未能领会他的好。对一个艺术门外汉来说,一目了然的热烈奔放或恬静唯美已目不暇接,哪有耐品味蒙娜丽莎费解的神秘笑容!可这世间从不缺乏被达·芬奇迷倒的学者,无论是达·芬奇包罗万象的手稿,还是鲜明的个性,无论是艺术史研究著作还是浮想联翩的畅销小说,都巩固着达·芬奇老牌男神地位。



《撬开天才的脑袋: 达·芬奇的惊人智慧》 [西]阿尔伯特·希门尼斯·加西亚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或算不上大神级别,但也不难看出,他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直觉远在一般人之上。譬如赫赫有名的《维特鲁威人》,它其实不算达·芬奇的原创。在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以难解的拉丁文述及自己创作该作品的过程,且没有留下图片,引致后世好奇的学者们相继“还原”出自己理解的维

特鲁威人。但比较本书中收录的几种作品,便可看出达·芬奇对人体比例的深刻研究、对数与美的准确把握,是同辈所不及的。还有达·芬奇设计却未被建造的桥梁图纸,造型前卫独具一格,却被当时的专家们质疑安全性堪忧。而在后世看来,其结构理论要比他所处的时代领先300年,难怪时人理解不了。世界各地都有“粉丝”建造了不同的列奥纳多桥,来致敬达·芬奇。

我们热爱达·芬奇这样的全才:他受过的课堂教育并不多,却不妨碍他自学多领域的知识,并学以致用,不受束缚的思维时常迸发凡人可遇不可求的灵感火花。达·芬奇了不起,但成就达·芬奇的,或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更有可能是我们视若无睹,渐渐磨灭的东西。这是我们时常在孩童身上看到的东西:是好奇心的本能迸发,是实践出真知的坚持,只想自己试试看,不听别人下判断;是不受束缚的想象力,抵达未知领域,哪怕世人毁谤;是不追逐效率,沉浸于眼前探索,享受发现的乐趣……本书中收录的自承重桥梁最有童趣,交错叠起的部件无需捆绑黏合,就能保持平衡。当孩子用木棒搭桥屡败屡战后,终见他凭着经验和直觉架起类似的自承重桥。怎舍得用抢跑的应试教育,禁锢这种天然的探索!

在当代焦虑的父母眼里,达·芬奇可不是省心的孩子。他画画很慢,功成名就后,也会把陈年旧作拿出来修改——比如改了又改,始终不满意的《蒙娜丽莎》——而不是一幅接一幅积累数量。慢慢试炼,慢慢思考,慢慢看风景,也可以拥有丰富的一生。可是,在这个浮躁着想做更多事情的时代,偏偏更容易一事无成。



宋·李唐《策杖探梅图》局部

人文古画里的光阴

□萧萧

人生几度诗意,不过诗酒茶花。尽管古人们生活在一个个动荡而不安的时代,既有狂躁跳跃,也有回归守成,但这不影响他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式的人文生活在古画里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他们寄情山水,悠游林下,披月山巅——漱泉,枕石,听松,探梅,涤砚,操琴,尝酒,试茶,观瀑,舞鹤,笑看风轻云淡,闲听花静鸟喧。古画无言,但赏画者有心。白音格力最新力作——从前慢书系新书《墨戏:人文古画三十品》教你用光阴里的古画之美链接内心、艺术与生活。



《墨戏: 人文古画三十品》 白音格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寻幽探胜是古人人人生一大乐事。他们游山玩水,不似现代人抱着征服之心,而是欣赏它的深邃幽渺、深不可测的含蓄之美。“豆马寸人,须眉毕露。”看唐人李思训《江帆楼阁图》,真是件劳神又美好的事。劳神是因为画作清晰图不常见,而其上之人物,骑行江边,或孤帆江上,抑或楼阁之中,林木之间,小到无从辨认,但又引人禁不住想一探究竟。待反反复复看那“豆马寸人”,看到“须眉毕露”,便欢喜得如入画中。有评说,此画可作《游春图》看,自然说的是李思训创作的风格深受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的影响。从画意来看,却与《游春图》有异曲同工之妙。画面之上江边四人,一人骑行,三人随行。随行者有牵马的,有提算的,有挑扁担的。骑行者正悠闲坐于马背,风扬须飞。这样的春游算是兴致极高了,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了,吃喝备齐,直待找了心仪之地,便可纵情畅饮,与春同住。他们游的不是春,而是乱世中那种不受拘束的心旅——岁月再多改变,我对生命的热爱不变。

古人云: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禾至绿可以养目,观书理理可以养心,弹琴学字可以养脑,逍遥杖履可以养足,静坐调息可以养骸。由此可见,古人非常注重健康的休闲活动。其中“逍遥杖履”在古画中亦是常见题材。执青青杖藜,宜悠游林下听松探梅。人能胸有丘壑,才见胸怀;山有千岩万壑,才见气势。听松,一定要听万壑松风。为什么是松风呢?明代刘基《松风阁记》里写出了松声的特点:“风不能自为声,附于物而有声”,但附着土石、山谷、水流等都不够悦耳,“独于草木为宜”。看巨然的《万壑松风图》,第一眼都会被那蜿蜒起伏、高低相接的山峰所吸引。近看细节处尤其打动人,小桥

的左岸上,两棵怪怪奇奇的老松,鼓斜向水:一松几近伏地,树干呈虬曲貌,另一松斜身相随。闻佛音,听溪响松风,人若居于此,高蹈远举,逸兴遄飞。自古赏梅分为三个阶段:探梅、赏梅和邀梅,以“花开将开未开好”探梅最有幽趣。李唐的《策杖探梅图》高雅幽独,逸兴孤清:画中一气定神闲的白衣人,扶杖面对两树早梅,一溪春水,一座小桥。不知那里是不是某山间水驿野村的一寓,但从画面上看,左边是枯寒山石,和一角茅草飞檐。近飞檐处的山石上,一株梅,虬曲鼓斜而出,极散逸疏放。对面桥边,或者说顺着白衣人的视线而去的桥边,亦有一株,枝干更加苍劲盘曲,枝丫更加散逸奔放。最叫人欣喜的是,细看两株老梅枝条上,梅星点点,初含小苞,浅粉浅红浅白,不多,亦不少。感觉这些梅花小苞,正探头望春呢!此时再想想白衣人策杖探梅探春,真是有说不出的好意趣了。

古人常有登高望远之逸兴,可谓意趣高蹈。望远,神思缥缈,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大概文人都有此等雅好。陈洪绶《疏林眺远图》描绘的都是文人雅士远眺之闲情逸致,前者着眼“疏林”,后者聚焦“江水”。画中之景,也不外乎林与江了。此图远景,山石耸立,洲渚起伏,远云缥缈,有一种仙境之美。看少许,便觉得再往远处走去,便到了神霄绛阙之地。近景疏林不过是三棵树,但这三棵树长得各有特色,好似深山禅者,于大地的华卷之中,独抒性灵,别具一格。另有一圆锥形的茅亭,在古画中是少见的,只一眼,便觉得那亭本身就是一首诗,随便起一句,都是画意——或者“一亭烟雨满江风”,或者“春岚一片映半亭”。

长松静风围坐,高山流水抚琴。人生能有这样的闲暇时光,坐于一山中,喝茶听琴,风穿林叶,水过白石,何等逍遥。看元代朱德润《林下鸣琴图》便静在那里,心中有响水,有响琴,天籁之音,清旷之韵,徘徊不止。峰峦浑厚,连绵叠墨;杂树苍苍,犹闻风鸣;飞瀑锦带,遥挂门前;山洞通桥,曲折成韵……元人王蒙的《滦阳图》满眼山水气势,让人过目难忘。整幅画,茅屋二三,其中一老者坐于近水茅屋小院内,扬头须飞,不知所思。竹篱外,七八岁小童正水边洗砚。大概老者趁小童洗砚时正思索如何调山色水声入墨,构个好图,再题两句小诗。也许正有一位山外客,餐风饮露而来,老者要起笔作画,送一份情谊。小童并不知,只知洗砚送先生。

今日,古人虽已去数百年,但那些高卧负暄、临帖刻竹、试茶洗砚、尝酒对画、听雨看山、湖上泛舟的闲雅生活,却在古画的记载中长存。这些古画是他们对历史的回望,对美好生活的描摹,亦是对人类文明的永恒追求与探索。

其实,古人也好,今人也罢,终将成为历史。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真实生动地在书中留下他们有价值的生活。